

国际战略研究简据

International and Strategic Studies Report

2011年12月8日

第64期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办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nd Strategic Studies, Peking University

外国人缘何重视南海

伦敦国王学院防务系科贝特海洋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杰弗里·蒂尔

【编者按】2011年11月25日,英国伦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 London)防务系科贝特海洋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杰弗里·蒂尔教授(Geoffrey Till)访问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并发表了题为《外国人缘何重视南海》的演讲。征得本人同意,现将根据录音和讲座提纲整理的演讲摘要刊出,供参考。

对于南海争端,存在两种看法。一种看法是,这是一个复杂的地区问题,最好由本地区的国家自行磋商解决。另一种看法则认为,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南海争端的结果,对于本地区之外的国家而言,同样至关重要。本次讲座主要阐述第二种看法。英国地缘政治学家哈尔福德·麦金德于1914年指出:"海洋的整体性这一基本事实,体现出现代世界上最重要的海权价值观。"海洋是合为一体的,尤其是在全球化的环境中,安全也是共享的,不可分割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南海争端尽管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地区问题,但同样事关所有国家,是一个牵涉广泛的全球问题。

南海局势时而升温,而且总体来看,日趋紧张。外界对南海问题担忧的主要原因有四个。一是2011年发生了中国渔政船切割越南探测船只光缆等一系列事件。二是在整个地区范围内兴起的海军现代化热潮。南海周边地区各国海军都在迅猛发展,表现出军备竞赛初期阶段的一些特征,影响地区局势稳定。值得关注



的是,南海各国在海军现代化的过程中,都把重点放在潜艇上。潜艇作为一种有 效的海上拒止的手段, 能够缩小弱势海军与强势海军之间的差距。但是, 潜艇造 价昂贵,而且从俄罗斯、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的经验来看,如果相关海军经验 不足的话,很难在南海这样的浅海区域内稳妥地操纵潜艇执行任务,很容易发生 事故。而在争议海域的事故,对于外界而言,是非常危险的。三是各国都在大力 发展海岸警卫力量,加强海上执法。虽然与海军建设相比,海岸警卫力量没有那 么强的进攻性, 但令人担忧的是, 或许是因为建立伊始缺乏经验, 或许是为了争 取更多的经费,这些海岸警卫力量执行任务的方式都非常强硬。第四,南海周边 各国海军活动与演习此起彼伏。例如,2010年11月,中国海军在南海进行两栖 登陆演习, 2011年6月, 越南海军又进行实弹射击。演习对于全世界海军而言, 都是正常的活动, 但在南海, 这样的演习会在彼此之间传递错误信号, 可能被其 他各方认为是挑衅性和进攻性的行为。

本地区对南海问题的其他反应,也引起了外界的关注。首先是东盟国家之间 在战略上趋向联合,如 2010 年在河内举行的东盟峰会,成员国海军领导人举行 了会议,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讨论和交流,越南和印度尼西亚还达成了在南海联合 巡逻的协议,呈现出与中国相抗衡的态势,不仅使中国,同样让外界感到忧虑。 其次,区域外国家对本地区的关注度上升,使得南海问题更加国际化,区域内国 家也在加紧利用外部力量制衡中国。本地区国家与外部大国进行联合军事演习的 数量在增加,例如美国海军与东南亚各国海军近期举行了几场联合演习。比较典 型的是越南,着力发展和外部国家的关系,宣布金兰湾海军基地可供外国海军使 用,此举有可能导致印度、日本、俄罗斯、美国等国在南海的军事存在。越南还 邀请美军将领访问越南。美越关系化敌为友的转变,势必令中国不悦。其他一些 南海周边国家也因此而担心被卷入中美对抗的漩涡中。

除此之外,区域外国家自身在南海也拥有经济和政治利益。在经济上,作为 市场和原料产地,以及贸易交通要道,东南亚对于外界而言十分重要。南海局势 也牵涉到环境、反海盗、打击海上犯罪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很多跨国石油公司也 参与了南海油气资源的开发,这是影响今年年初所发生的一些事件的背景因素。 在政治上,很多国家将中国的南海政策视为判断中国未来行为的风向标,例如, 中国是否按其领导人所说的不称霸?有哪些单位参与中国对外政策的决策。海上 安全机构、网络民族主义的影响力究竟有多大?对于美国而言,经济危机后,对 于自身实力的自信心下降,使其更加强调与其他国家,包括南海周边各国的外交 和安全纽带,这就要确保与这些国家交往的海上通道的安全。

战略考虑也让外界对于南海问题高度关注,这集中体现于航行自由问题上。



首先是商船的航行自由问题, 尤其对海洋国家而言, 至关重要。美国战略家马汉 在十九世纪末,基于数百年的历史经验,阐述了西方海上自由的观念:"(海洋是) 人们可以从各个方向穿越的一块宽广的公地,但是上面的一些被人踩出的小路也 表明,某些重要原因使得人们选择一些固定的路线。"公地这一概念在英美战略 文化中意义重大。在生活中,公地为社区拥有,能够被社区所有人使用,过去被 人们用于放牛和耕种,现在主要用于做游戏了、公地没有篱笆围墙、过去的面积 也比现在大得多。在十六到十八世纪,英国很多公地被地主圈占,造成了巨大的 社会压力和政治动荡,这也是引发英国内战的政治因素之一。同样,圈占海洋公 地也会引发人们情感上的强烈反应, 因为他们对于海洋的观念也是非常理想化的。 上世纪20年代,一位英国作家写道:"在这里,你拥有广袤的、无限的空间,不 存在任何障碍, 这就是海洋, 自然中最大的交流平台。在这里, 没有崇山峻岭需 要翻越,没有炙热的沙漠、道路笔直畅通、可以到达所有的地方、这是对所有人 开放,供所有人使用的最宽广、最繁忙的大道,是现代文明构成的关键所在。"

美国人也非常看重这一点。因为航行自由问题, 建国不久的美国分别于 1798年和1812年与法国和英国进行战争。美国认为这两个国家干涉了海上航行 自由。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立国航行自由受到了交战双方的影响。英国对于 中立国船只采取了检查措施, 德国则是用潜艇击沉它们。虽然在美国参战之前, 被击沉的 847 艘中立国商船中,大约只有 20 艘美国商船,但美国坚持认为,这 是原则问题。反对德国的无限制潜水艇战,对美国倒向协约国集团参加一战的决 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威尔逊总统的"十四点计划"中,第二点就是关于航行 自由的。中国解放军总参谋长陈炳德将军曾说:"南海航行自由没有任何问题。" 外国人的问题是,调查船和军舰能否享有航行自由呢?这个问题引发了很大的争 议,尤其是在中美之间。2009年,美国海军"无暇号"探测船在南海航行受到了 中国的干扰,这源于美国和中国对于专属经济区有着不同的看法。美国认为,各 国在其专属经济区享有经济和开发等权利,而中国认为,除了经济权利之外,其 他国家的军舰、未经允许、不应该在专属经济区搜集情报或者进行演习。这一争 论对于美国以及其他海洋国家和中国的关系非常重要。

南海争端也显示出不同战略与文化观念之间的冲突。第一,以美国为代表的 国家具备全球到达的能力,强调全球海洋观念,而以中国为代表的国家,坚持区 域或者本位观念, 关注周边和近海。第二, 美国强调的是前沿存在, 通过海洋保 持与盟友和各战区之间的联系,并对其他国家和地区施加影响,而中国因为过去 屡遭海上侵略,把近海视为防线,力图御敌于国门之外。这一点在"天安号"事 件之后中国的反应中就能表现出来。美国航母战斗群进入了中国过去曾经遭受侵



略的海域,其武器系统射程也可及北京,引起了中国的强烈不满和反应。第三, 美国等国将海洋视为流动资源,强调海洋作为运输媒介的作用,因此欢迎外国船 只的到来,因为它们能够运输或者购买自己的货物,中国则把海洋视为静态资源, 重视渔业和海洋能源,所以就不欢迎外国船只的到来,因为它们会把属于自己的 鱼网走,油气采走。此外,如果中国的所有领土要求和对于专属经济区的立场被 接受,并且各国都效仿中国,对各自200海里专属经济区采取严格控制的措施, 那么美国海军在全球将面临无路可走的困境。

一些国家对南海争端的反应, 也成为外界从战略上关注南海的原因。日本逐 渐将战略重心南移,印度对于中国挺进印度洋也作出反应,采取东向战略,加强 与越南等国的合作、澳大利亚也更加关注东南亚的稳定和亚太地区的海军力量平 衡, 欧洲国家亦有相似的考虑。

虽然南海局势变化莫测, 南海也是重要的战略枢纽, 但也没有必要过分悲观。 首先, 南海只是各国需要应对的诸多紧要问题之一, 不应为之投入过多的精力和 资源。其次, 航行自由问题向来没有定论, 各国对此问题的立场也会不断发生变化。 例如,美国在一战和二战期间,由于战略环境不同,对于中立国船只航行自由问题, 就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同样,中国的观念也可能发生变化。中国对于国际贸易体 系的融入程度不断加深,中国海军舰船在亚丁湾护航,到利比亚撤侨,都属于海 洋国家的行为,这都有可能促使中国的立场发生转变。再者,对于南海周边国家 的海军现代化、也没有必要过度反应。各国都意识到海洋问题的重要性、因此加 大了对海军建设的投入,这与过去那种破坏国际稳定的军备竞赛还是不一样的。 此外,现在周边各国的军费开支所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依然很低,从严格意义 上来看,海军军备竞赛尚未出现。最后,南海问题还有希望取得积极进展。中国 和美国已经在火奴鲁鲁就相关问题展开对话。在对话中,美国强调的是具体的技 术问题,以求减少事故发生,而中国却坚持原则问题。尽管对话进展缓慢,但只 要能够坚持,就有希望。最近一段时间,南海局势已经相对降温,但仍然需要有 关各方保持密切关注。

(李晨译,于铁军校,未经作者本人审阅)

编辑: 侯颖丽 审核: 王缉思 网址: www.ciss.pku.edu.cn 邮件地址: CISS@pku.edu.cn

地址:北京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电话: 86-10-62756530

邮编: 100871

传真: 86-10-62759302